

# 漂在

PIAOZAI  
SHENZHENDENYHAI

# 深圳的女孩

在这个没有冬季的城市里，就算没有冰冷的雨雪，远离温暖的男人和女人们，大多数人的心，依然在无助寂寞的冬夜里，躲在小小的边角独自体会着钻心的凉。

若兰◎著

ruolan  
zhu



新华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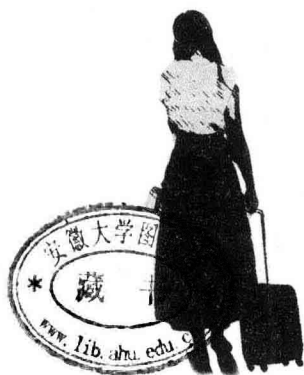
# 漂在

PIAOZAI  
SHENZHENDENYHAI

若兰◎著

ruolan  
zhu

# 深圳的女孩



新华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漂在深圳的女孩 / 若兰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3.8  
ISBN 978-7-5166-0599-8

I. ①漂… II. ①若…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94311号

### 漂在深圳的女孩

著 者: 若 兰

---

出 版 人: 张百新  
责任印制: 廖成华

责任编辑: 李 成

---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 100040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

照 排: 图鸦文化

印 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

成品尺寸: 160mm × 240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3年9月第一版

印 次: 2013年9月第一次印刷

---

书 号: ISBN 978-7-5166-0599-8

定 价: 28.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7101



—

向荷认识的一个伙伴，在一九九一年初中还没毕业的时候，跟着她的爷爷去了台湾，之后又去了美国念书。半年后写了好几封信来学校，还寄来了十几张明信片，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对同学和老师的想念以及鼓励的话语，这是小镇上第两个漂洋过海的人。她走后，她班上一个坐在她后排的男孩子就再也读不下书了，晚上翻围墙出去看礼堂里上演的周末电影，上课看武侠小说，金庸的，古龙的。年轻气盛地学着弄枪使棒，经常躲在拐角处蹦出来吓唬女孩子，甩着不知道哪里买来的一件廉价的牛仔裤大摇大摆地从年轻的女老师身边走过。次年，他去了广东，在一个工艺小工厂里做了一名辛苦的工人，学了歌手费翔的发型，学得又不像，他的头发是干枯而蓬蓬松松地顶在头顶。过年回来，去和老师见面，老师笑他顶着一个斗笠，还问他要不要把斗笠摘了，继续和老师以及同学们在一起？他没兴趣，走的时候，硬是要拉着请他老师吃一顿饭，他说他以后要成为一名工艺画家。多年过去，这俩人少年时的故事，小镇上很多人一直记得，向荷也不例外。

时光飞逝，有很多记忆伴随着成长悄然远去，向荷内心有一种纷绕纠葛的心绪。它们来自过去或未来久远的已知和不明的世界。而眼前的现实已经豁然地一路呈现，等着去处理迎接。都来不及注意去看看街上衣服店里的衣物，人就又老了几岁。衣服的颜色、款式、尺码、类型，她还没来得及有亲身细致的体验，昨日的衣服又不合适了。穿上几件尺码不合身款式过时的衣服，外表是寒酸的，仿佛内心也是寒酸的。身边的许多女孩子一晃眼都有男朋友的有男朋友，嫁人的嫁人。一晃眼一起长大的人来的来走的走，又各分了东西。而自己，需要的是什么？知识？工作？爱情？朋友？家？一种信任？一段远行？一份长久或有期限的温暖？一份社会地位？任时光流逝，她在寻找什么？如果只是在家乡，三言两语是道得清的。可是来到这外面的世界，一切就不好说。



向荷原本不叫向荷，叫“杉兴”，“杉”取之于“山”的谐音。杉兴出生于南方一个县城的小镇上，离大城市远得很。家的后面是层层叠叠的山峦。那时候小镇上诊所很缺少又不方便，镇上的长辈传下来的民间草药，可以解决一些困难，向荷的父亲在长期的生活经验中，成了一名钻研草药的师傅，经常要到山上去采药，对那些山有割不舍的情结。杉兴还没出生的时候，父亲早已想好了这个名，一直叫到高二上学期，下学期的时候班上来了一位三十多岁的男班主任，学的是哲学与中文，从外省寻梦三年后还是回到了家乡。没有谁知道他选择回来是什么原因，他从来就只字不提。那个时候，杉兴是班长，自然与班主任接触较多，假期的时候就会从他那里借上两三本书回到家，当发现老师那里有不同于《肚皮舞女郎的玫瑰花》、《爱丢失在哪里》之类的言情书。后来她就看起了《斯诺眼中的中国》、《人性的弱点》、《西方哲学史》等。但是每次老师说你只能借两本，别忘记了功课。有一天男班主任对杉兴讲起《诗经》，听得杉兴朦朦胧胧对他产生了爱慕。“向荷”就是那个时候杉兴改过的名字，出于《诗经》“山有扶苏，湿有荷花”“彼泽之陂，有蒲与荷”。凡俗尘世里，一个人能始终不失淡泊和超然，湿地也会为沃土，终究会迎来属于自己的芳华，哪怕是短暂的实现。所有年少都是一样的，容易被某个主动走进自己的人心潮澎湃，容易被一些火焰般的话语激励着。向荷始终没有遗忘这席话，在那个教师节结束后的黄昏，向荷陪老师走过了从学校到县城好长一段的小路，沉静温馨的夕阳从树枝缝间照射过来，映在她饱满的青春洋溢的脸上。

高中毕业，向荷考取一所有名的外省重点大学却被有权势的人给挤掉了。父亲不认识什么大人物，动用了所有的关系都徒劳无功，只好去找县秘书长。三年前他曾经一个人在深山里尽心尽力寻找一种草药，天黑回到家，赶着拿去郊外的河水洗净泥沙，整整一个晚上都在那里把药苗一根一根细分加工好，杉兴这个时候就坐在旁边的小板桌上写作业。她清楚地记得，父亲用热心肠毫无回报地给秘书长的孩子治好了一种难愈的病，因此似乎以为有了一层关系，了解到秘书长有个叔在省城当了个官，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秘书长说，这种事情帮不了，我亲戚他管不了那么远，不知道是在哪个环节被搞的，你要去了解，然后找到



有关部门反应。或者，你孩子也许没考到这么一所学校，这怎么就能确定呢？这种事是走不了后门的。难啊，我会帮你去问问的，我会去问问。这个“问问”的声音在向荷父亲的耳里由清晰逐渐地模糊，最后无踪影地消失，影子都躲了起来。

向荷的父亲在心里气得咬牙，抿起嘴失望中带着无奈回到了家。坐在板凳上沉默了良久，突然对向荷说：“你为什么要改名？为什么我不同意改，你还要那么固执？自从把名字改了之后你就变得不正经了，哪里像以前那么懂事和乖巧。还有那些什么的书，是你要看的吗？叫你考省城普通师范学院就可以了，女孩子做老师是天下最好的职业。你老爸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多。世事无常，在哪不一样，只要你勤奋，现在的社会在哪生活不是照样过得很好，要想买的东西什么不能买到？你能不能安分点？不要去那么远的地方？你母亲她辛辛苦苦起早摸黑的，你能不能少让她操心？”

上学的事，最终无赖告结。父亲背起双手，在客厅铁青着脸，来来回回地踱着步对向荷训责道：“你现在越来越大了，越来越不听话了，老想跑得远远的。你要是听了我的话，考一所普通的离家近点的学校，也不会花了工夫上不了学。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你什么事情都自己拿主意，现在好了，将来你的事我不会管，我现在是越来越嫌你了……”向荷听着父亲的话，只有流泪的份。

父亲看着向荷整天进进出出不说话，心一软，又还是自己主动找她说话去了。毕竟，这结果不是孩子的错，他一急，也是怕孩子一个人在外不安全。

父亲说：“杉兴，复读吧？说好了，我们就读省城的师院，你堂姐不是很好么，现在，夫妻俩有不错的收入安安稳稳地生活多好，我和你母亲只希望你也是这样就不操心你了。”

向荷说不去，也许是她自己想不清，或者没想好，怎么也想不通，她说她要停下来一年，和父亲一起学习草药帮母亲打理小商店，从此做个乖孝的女儿。

或者何去何从，听天由命。不是有嘛，身边的姐妹，读了书的走出去了，没读好书的也走出去了，出去的人最终带了一些钱和一个家



回来。没出去的在这个小小的县城小镇上也赚到了一些钱有了个家。出出进进的人，只是谋生的方式不一样。父亲不是希望自己不要走远么？那就哪儿也不去吧。父亲说，你就为什么想不通呢？你都跟一些什么人在一起？我生的女儿我为什么就想不通你呢？向荷的父亲产生了太多的疑惑。

那时，向荷刚好十九岁，是十九岁的向荷对进入这个社会的最初无可奈何的做法。

这一学就是两年，所有的日子，向荷同父亲上山下山，早出晚归。有时候帮母亲打理小商店的事。每个来店里面买洗衣粉的女人都问向荷母亲，大姐，杉兴她不上学呀？这样也好，现在读大学有什么用呢，还不如我亲戚家那孩子赚得多。什么时候我帮她做个媒，我远房的那个亲戚听说过年回来，今年二十八岁了，在外混得不错，在家乡买个小两口的房，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本来想就成个家在外，可这孩子说，还是找个家里的，人嘛一清二楚的，将来放心。话完之后哈哈笑一顿，说我要去洗衣服，走了。

那些来买烟的男人，基本上都是在隔壁打麻将的，歇空儿那会就踱到这个二十来平方米的小店来买包烟或者买瓶水，再嬉皮笑脸地和向荷扯上一段。比如说，上次那个离婚男人，四十了，听说五年前和老婆在上海打工，老婆的工资比他还高，后来干脆就和别的男人跑了，做了人家的二房。他在那种环境下个人的力量单薄，就跑回家里来和丈母娘求情，本来想仗着地势打个翻身仗，丈母娘说，也难怪她，你看看，你一年到头才赚几个钱，这个家还不是我女儿养的么？我看这事你们自己解决吧。男人又折腾到上海，做妻子的对他说，人家有地位有品位有学位，有三位，对我又很好，我找到了一个和你不一样的新世界，你走吧！我不想说了，我们离婚吧，我给你十万，你自己回家做点小生意。孩子归我，我妈带，从此我们不要来往。

就这样，这个快到四十的男人拿了钱，不知道是喜是忧。他从来没这么快速轻松地得到这么多的一笔钱，他拿到全部钱以后，取了二万，晚上，锁好房门，掀翻被子，把百元的钞票撒满了床，抓起又抛下。然后无言地坐着，发傻，发呆。



回到了这个小县城，终于可以选择想过的狗日子了。赌吧，玩吧，抽高级烟有的是。下场子，赌筒子，三十六张牌是麻将，在桌上财大气粗也摸得哗哗响。

只要有的他都去试了。头几回他去先去做了赌徒，每次赌输了，就冒出一句厌世的话：老婆变成婊子的人们。这话在那样经过改革开放富裕得相当不错的小城市里，已经没人往心里听了，只有打趣的人，对他开句玩笑，说下辈子啊我们都做女人去，就有好日子过了哟。

如今这个四十岁的男人经常无所事事地来到向荷小店前，对向荷三言两语地说一句，杉兴，哦，不对，我应该叫你向荷，向荷妹妹呀，你别整天扎着两个马尾辫，到那个发廊去做个头发，你哪天去瞧瞧，那里的姑娘可漂亮了。向荷眼睛一瞪他，打你的牌去。接着就不再理会他，低着头看书去了。日子就这样无聊地进行着。

两年呀，两年青春就这样过去了，向荷本来上学就晚，比别的孩子晚了两年读书，现在又是两年了。她突然着急起来，难道我的青春就这样？难道我的青春就这样？她在心里无数次地问自己，找不到答案。

夏天的黄昏，她奔走在郊外，沿着小河流，这一方纯净温和的故土，有清幽的竹子林，百年的老树，浓荫匝地，向荷成长的足迹遍布了角角落落。她和同伴来过，更多的是一个人有事没事地奔走在里。无数个的黄昏，她看着小河流的水静静地流向不知名的远处，水不知疲惫地奔流着，虽然不知道会奔向哪里，但是它们永不停息地奔向前方，传递着蓬勃的生命力。有个声音在她心里呼喊，要做一条奔腾的河流，向荷的青春就是一条奔腾的河流。

那个七月，二十一岁的向荷进了省城的一所民办三年制外语外贸旅游职业学院大专班。这些年像这样的学校全国范围内火速地成立起了无数间，各式各样理由成立起来的大学一年比一年扩招，向荷成了浩如烟海大军中的一员。

三年还未学完，向荷已经有离开的想法。三年来，她觉得比同龄的人慢了好几步。学校里该学的自己比别人花了双倍的时间，课程已经提前学完了。等不到毕业，赶紧走入社会才是重要的。又要做选择，人生似乎有点绝望。外贸学院唯一让她难以忘记的经历是遇到了杰强和学





长刘芹。向荷与杰强后来的许多故事和人生经历和纠缠的情感就在那时自我迷恋般开始的。这事放在别人身上早就没影了，可偏偏向荷不知是前世的什么因缘，人走到哪里那根神经就牵到哪里。

杰强已经走了，他在隔着向荷不到一里的一所大学读书，年前就走了，去了北京。学长刘芹也更早就走了，向荷就更是待不住了。她似乎体验到了，多年前的那个要做画家的男同学在学校待不下去的那种心情。

正好，在下半学期，隔壁同样的一个民办职业学校的招生办来了几个沿海地区企业，说是可以把学生推荐到那边工作。早就知道这种事情，也像社会上一样，关系走得厉害。有了关系，很顺利，但也是要钱，有了钱却可以不要关系。向荷通过那里认识的学生找到职业学院的王主任，第一次送了一条三五牌香烟，王主任说忙，你下次来吧。向荷想也许礼物太少。第二次去的时候就包了一个红包，守在王主任下班路上无人注意的转角处，趁一好时机塞给了他。五百元，主任第二天就答应了，临别时还说，这事你知道就好了，本来你们外校的学生是不可以的，不过市场经济嘛，都有可能把不可以的事变成可以，上面不是说了嘛，改革要胆子大点再大点。我们学校正式改革了，要是你以后还有同学想去，就来找我，你看现在的工作多难找啊，我帮他们找工作这是好事，为学生服务嘛，是应该的，是我们的光荣。之后，他就提着公文包一摇一摇地走了，还不到三十秒钟，又转过身，这事只有你知道啊，还有就是，如果是你介绍来的学生，一个要交六百，你可以得一百元劳务费。

向荷没有把这事告诉任何人，怕惹麻烦，也没心思时间把这事放在心里，毕竟对自己来说是一件好事，心里很是谢谢了王主任。向学校交了一份退学证明，其实也不是退学，只是和班主任商量好了，还有一年毕业时间，到时只要一份毕业证书，别的事由他私下去给向荷办好。王主任那边，她也没有想到劳务费的事。除了交钱，一切的事都是那个招生办的主任办好的。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家人都同意她去了。只是妈妈不停地抹着眼泪，反复说着那些嘱咐的话。出乎想象的顺利，她分不清是悲是喜；只是隐隐地感到从此她将走上一条她无法预测的谋生之路。



去的是沿海城市深圳，一个二千人的台资企业，在生产线上实习了近四个月，调去了人事部。其实每天做的都是一些杂务，主管公司的都是台湾派来的干部。人事只有十来个人，大部分是女的，关系复杂，办公室政治整天在上演，不知道是自什么留下来的毒瘤深深地种植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复杂的人际关系消耗了人们的精神，社会的发展是在一张张面具里完成的。可谁能逃得过呢？人类的进步就是在你争我夺过程得到进步，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也许就是这个道理。向荷夹在一种不能适应的人际中间，左右不是，只怪她不是八面玲珑的人，战胜不了自己，她做了一次逃兵。但这可不是她自愿的，向荷多么清楚记得那一幕啊，就是那件事，让她失去了第一份当时很满意的工作。她回头想起，那就是一场电影：

向荷在这家台资企业的人事做事已有一年多了，虽然只是一名普通的文职人员，但分内的事情做得得心应手，平时有很多游手好闲的时间。

那个夏天的周末，快七点了，向荷五点下了班，在公司的活动室和同事一男一女打了快两个小时的乒乓球，大家说好去吃饭，然后再去逛夜市的，因为明后天休息。向荷突然想起有一本小说《华佗夫人的职业》未看完，放在办公室桌子的抽屉里，明天要花一天时间在宿舍看完。宿舍小雅早就叫开了，说这书她要还给朋友了，都催了有好几次了。

向荷穿着紧身的红色T恤，一条七分牛仔裤，一双白色的跑鞋蹦蹦跳跳从活动室出来，圆润饱满的身子有着扑面而来的青春气息，在初夏温热的空气里让人心思开始轻松地飘荡。

进了大门，通过公司设备科的走道，再拐个弯就是人事办公室。走廊里真安静啊，加班的同志都去吃饭了吧，灯也熄了几盏，向荷轻轻地吹起了口哨。走到设备科走道时向荷停了下来，突然想进去去看看他们的办公室。刚拐过墙角，一阵啊啊咦咦的声音不知从哪里传出来。向荷轻轻地往门缝里看了一眼，一只紫色高跟鞋里穿着黑丝袜的脚在那里迭上迭下摇摆不停，声音也是从那里发出的。这不是人事主



任赵姐的鞋吗？是今天穿的。向荷吓了一跳，她想起以往电影里有过的镜头，她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旋即转身走，不小心踢到了放在地上的一个小盒子，盒子里的工具跟着当当响起来。她跨过盒子拼命地跑过墙角、走道，她停在墙角边伸出头来回头看了一下，正好看到一张脸，那正是主任赵姐从那头小心伸出的脸。向荷迅速地缩了回去，心里悔得要死，不该，千不该万不该伸这一下头。主任知道是她了，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以后的好多天里，主任看不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以前什么态度表情，一切照旧。不平静的倒是向荷，她整天不敢看主任的脸，不敢正视她的眼睛，终于在一个月无比担心压抑的心情里自动辞去了工作。主任没说什么，拿起笔刷刷地签上了自己的大名。

就这样她在深圳一待也就一年半过去了。秋天她回到了家乡。

这是向荷在二十五岁经历的一切。那年，家乡山峦间的树叶成片成片的金黄，她感到一丝丝久违的温暖。她明白了一个道理，闯世界是要付出代价的。

当她第二次和家人说，要再一次南下的时候，家人都动员着给她找对象，她一气之下偷偷去买火车票，带上了在深圳打工的一部分钱，提了几件衣服走了。



## 二

二零零九年，也就是第二年五月，仍然是深圳。叫向荷的我又一次踏上了南方临海的城市，家乡的一切已暂时留在心里，过去的一切也只能选择去遗忘。

本以为不会再来，却还是又来了。为了什么我自己心里也说不清，总觉得这里还有没完成的事情。可是以前在这里的同事和朋友在我回家快一年的时间里也都失去了联系。

直到半年前过年时偶遇外语院校当时在学生会一起待过的校友，才知道关系要好的女朋友刘芹毕业后从上海辗转转到深圳已经好几年了。

我联系了刘芹，不知道她会不会理我。她是我在外贸学院的好朋友，她是本科部的，我在大专部，在学生会里认识的。她是学校的广播员，甜美响亮的声音在早晨和傍晚欢快的校园里回荡。她长着白皙鹅蛋的脸形，大大的眼睛，火辣玲珑的三围，胳膊和腿白白净净细细长长，像日本卡通里的美少女。她是一个非常自信又甜美的人，她的自信和对生活的勇敢来自于熟悉人群的夸耀。那个时候，她在学校的很多组织活动，我也默默地跟在身后参与了。我是个内向不善于与人打交道的人，她那个时候出去大多时候会叫上我，她给我苦闷的青春生活带来了乐趣，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络。不知道为什么，一个不说话的人和一个成天在人群里不停地热热闹闹的人也能成为很好相处的朋友。她刚到上海的时候还有联系，后来就都没有了。

如今，在深圳她是我唯一的熟人，所幸在这里曾经生活过一年，一切都会快速进入轨道吧。我怕什么呢？倘若只是我一个人，前面的路也要满怀希望自信大胆地走过去。

火车一大早就到了，在人头攒动、人身拥挤的出道口，我远远地看到了刘芹朦胧微笑着的脸。几年不见，我几乎认不出她，相片看过，



也在网络上视频了，可总感受不到那份亲近的熟悉，是因为她看上去比以前瘦了一大圈吗？

“向荷！向荷！向荷！这边，这边……”她向我挥舞着她细长的手臂。声音还是那么响亮，穿了一套清爽端庄漂亮淡黄色的工作裙装，职业女性的成熟大方智慧，身体透现出的性情，越发衬托出她的感性耀眼与真实。只是前面那两座山峰看上去实在是太小了，几乎看不到，这样却让我觉得很与她的体形保持了和谐。

“哎，”我回应道。挤过人群，来到她身边，我们相互拥抱了一下。“刘芹变化好大啊！”我先开口说。“哪里有变化了，工作忙死了，你知道吗？女人的变化就意味着老，可能变老了吧，倒是你，看上去一副长不大平平静静的模样。”刘芹说完，打了个哈欠。“不好意思，这回麻烦你了。”“别这么说，出来都是姐妹，说不定我以后也有要靠你的地方了。”

两个人寒暄了一阵，又仔细地打量起对方来。我盯着她的胸前又吃惊地看着，然后忍不住扑哧地一笑。她敏感地瞪了我一眼，旁若无人毫无顾忌大声道：“笑什么呀？想看到我的圆球，到美容院去垫两团胶不是又回来了？”我听到刘芹这么说，心想她原来知道我在笑什么啊，这么说她没变我没变，我们还是各自能理会对方的意思，我心里不免窃喜。我一直觉得几年不见的人，经过尘世的污浊，双方都会难以适应对方吧？看来我的担心有点多余。

“打的吧，的士站就在旁边，再说公交车不到家门口，还要走好远的路呢。”刘芹带着我排队等候的士。整条道都是出租车，排了一溜湾过去，道边上站满了等待离开的人。

“我下午还要去公司，你先休息，董舟在家，他今天休息。他双休，我单休，今天有什么事情你就尽管问他。”在车上刘芹对我交代着各种事情。

董舟是刘芹的现任男朋友，北京人，三十四岁，比刘芹大七岁，九二年随父母来到称为经济特区的深圳，在证券公司上班，喜欢旅行、游泳、钓鱼。他们在一起已经三年了，当初刘芹从上海一到这个城市，是因为有两三个同学在这里，后来他们早早结婚回家乡创业去了。其中



有一个从学校追她到上海，又追到现在的深圳的高个子健壮男生，男生在上海做得好好的，却执意辞职偷偷尾随她。刘芹对他的做法表示担心，算得上是躲起来了。半年多后，知道刘芹和现在的男朋友在一起后，这个男生一个人默默无闻地离开了，没有联系任何人。刘芹心里早就明白那家伙对她只是暗地里喜欢，两个人不在一个地方，靠那点同学QQ群博客之类的通讯工具跟随个几年，却总是不敢正面说出自己的想法。现在竟然辞掉工作来深圳找她，来深圳又不去直接找她，只是自己躲在某个角落。刘芹想你到底心里在想什么呢？难不成你只是喜欢捉迷藏？等到哪天暗处的人出现在眼前了，你倒是觉得没意思了？刘芹想到他为了一个没正面交流过的女孩子扛着所有的心情，独自放弃这么多生存的机会，一个心思地想着她，心里还是不免生起了感动，于是，就在QQ群里拐弯抹角地捎话给他，说是下个月的同学会她去，他们可以接触接触，然而最后她还是看到他远远地只是望她几眼。这都是过去的事了，这年代也还有这种男人，刘芹觉得不可思议。平时她工作的地方那栋楼里的那些年轻的男同事，忙泡妞只怕是有人能借十个胆给他们。

她不能习惯这种唯唯诺诺的男人，刘芹对他是有好感的，却不想看到他自以为是的方法，明明是两个人的事他却一个人瞎处理。她有她的观点，每个人都是一个自己，要敢于做自己，连起码的表达都不敢，直面的勇气都没有，畏畏缩缩的，一点意思都没有。如果这也做不到，还指望什么呢？所以，追随她的男生走后，刘芹决定要找到他，给他面对面地说一回他们之间的事，让他从自我封闭的状态中走出来，幻想的破灭才能让他重生。这也算是刘芹做人的原则，她不想以后一想到他就觉得是自己对不起他。后来大家劝刘芹说让他去吧，一年半载的他是不会出现的，让他去吧。这事后来就没再提了。

在深圳起初的两三年，刘芹也像很多年轻的人一样，没日没夜地操心换个更好的工作，可是总是不如愿。身上的钱总是越花越少，意志到最后都被消磨得精光，前途暗淡，生活里所有的快乐和心情全部被这种残酷的现实阉割掉了。做过电子贸易台资老板的女秘书，美国服装公司中方业务主任的营业代表，本地私营企业汽车买卖公司的勤杂女招



待，国际会所客服部的高级接待……都做不到两个月，匆匆告别。都各有各的原因，台资老板经常在车子开到出关的时候，凑着满口黄牙，假装睡觉不小心一点点一点点往她身上靠，最后呼啦倒过来压在她胸前。美国服装公司的业务主任没完没了地对她进行挑剔，有时候偷偷把她做好的计划书扔进纸篓里，却在刘芹火烧眉毛翻腾办公桌寻找之际，突然从她背后出现，手里伸过来那份被他弄得皱巴巴的文件，两眼放电般盯着刘芹该有什么样的表态和表情。至于那个汽车买卖的就更别说了，她成了一种工具和花瓶，当然得到的回报也是有结果的。让她难以忘掉和摆脱的记忆，是国际会馆的工作，她做不好一个“好”公关，做不了一个好公关在那种环境下是会让人笑话的。频繁的工作跳动，她已经历了丰富的人生百态，经历了一场没有时间回望过去，来不及规划未来的革命。每天周旋在陌生的人群中，到处是赤裸裸的面具，所有的人焦急地忙碌着，分秒必争地去完成起初来到这个城市的目标，一个机会也不错过地来享受害怕一觉醒来就消失的快乐。

经历的男人，广告设计师是男人的皮囊，私下却有女人的行为。财务部叫大马的，没日没夜地问着同一个问题，我想找个女朋友一起去夏威夷，你愿意吗？你可以随时来和我一起住，我们可以到处去旅行。还有业务部的刘经理，五次至少有三次选择去酒吧约会。对了，网上还有个医生，打过几次电话，就开始不正常了，问：宝贝，你早上起床洗澡了吗？刘芹在给我说起这些的时候，还心里一阵阵咬牙切齿，说她遇到的全是一些变态的人和变态的事。我听完她那些讲述也很无奈地回一句，说，这都是寂寞和压力惹的祸。

街道是干净的，天空是洁白蔚蓝的，写字楼是气派夺目的，流动的轿车是高级的。只要你想，你可以打赤脚在蓝天下，走在无尘的路边；只要你想，你可以穿着高级的套服从体面的写字楼下来钻入闪亮豪华的小轿车。不是吗？像刘芹那样的有资本的人，如果你下定决心去选择，也许翻页后将是不一样的风景吧，这不一样的风景入眼障眼就无从预测了。

那个夏日的午夜，刘芹正是在失业后错综复杂的心情里，一个人茫然地在楼下的马路上来回踱着步子。无聊！无聊！无聊！她对着马路



喊了几声，嘎的有一辆车在她后面停下来，探出一个脑袋，很有情地看着她，没有说话。

“吓死人了，看什么看？没见过路边的疯女人吗？都是一群不正经的男人，什么狗屁！”刘芹怒吼一通，自己吓着自己拼命地走了。频繁跳动的工作和失业给她带来的打击，让她脾气越来越恶劣。有时候，在一团昏黑的深夜里，她心平气和地回想，也许那些过去遇到过的人，他们对她是微笑的，难道是她自己过度敏感了？她失眠一天比一天厉害，夜晚一被黑暗淹没，她就数点自己的不是。而白日，钻在人群里，她又相信了自己否定了别人。

“喂，你的东西掉了。”车里的男人钻出车。

“啊，谢谢。”刘芹这才看到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身上挂了个MP3下来。

在那个无聊的深夜里，刘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已经开始了一段经历。

刘芹后来对我说，董舟那个时候刚接完了妹妹从加拿大打来的国际长途，妹妹在电话里哭着说想家，周末打工，女人每个月的那档事，在回家的路上肚子痛，想妈妈煲的鸡蛋红糖水；可是夜深了，不好打电话给父母，就给老哥诉苦来了。刘芹说，董舟也许当时想到刘芹就是她妹妹那时的状况吧，异地他乡，碰到事情，想家，所以就好奇地去发现一点什么，没想一聊就真的心心相通了。也许，这人生转折就是在如此不经意的一刹那。

“到了，请在树旁边停车。”刘芹递给了的士司机两张人民币，一张二十和一张十元的面钞。出租车打表器上显示的是二十七块零五毛，刘芹摇了摇手，示意不用找。十五分钟不到这么贵啊？我心里嘀咕着。一个城市的物价，坐一次的士就估摸出消费在哪个水平了。

“我们就在这里吃点东西吧，家里没早点，现在都上午九点多了，你坐了一夜的车也饿了。”走到一个叫“桂林米粉”的小店旁边，刘芹停住脚步对我说。

“好，反正在车上洗脸刷牙了，好吧，先填肚子再说。”我回答





着，一边和刘芹走了进去。

刘芹住在市区中心，安静舒适的住宅小区，名字取得古典，宁紫阁。在车上刘芹对我说过，我还听成是林子阁了，心想一定有很多树木在小区里吧，果真也是如此。说实在的，城市里，中心区都美，视野触及，到处规划得舒舒服服。谁看着新鲜的事物，心里也会泛起好感。我也总是把一切的过往扔得快，结果摔得更惨，是个好了伤疤忘了痛的家伙。却没有想想一切美好事物背后的付出。

“我和董舟认识两个月的时候，就住到这里来了。妈的，我只是找了一个能租得起房子的男人，早几年我还很年轻，身材也很好，这几年老了很多，每次照镜子，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妇人的模样。我真后悔我没找个条件更好的男人，早嫁了也生了孩子了，现在还没结婚就像个折腾了半生的人，没模没样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刘芹突然口气粗鲁。

“什么呀？不会是因为瘦了个胸就把自己归到老妇人的行列吧？”我有点惊讶。

“才不是呢，我现在是好累，真的，两个人在一起久了到了结婚的时候不结婚真没意思。”刘芹道。

“你认识两个月就和他在一起啦？谁叫你自己这么快，竟然跟了就不要后悔，那你们结婚就是了。”我随口道。

“你以为结婚是一个人的事啊？你说我和别人在一起快，这会快么？有人认识几天就在一起的呢！喜欢一个人接触一下就知道了，不喜欢的人在一起多久也不会有感觉。女人迟早都是要和一个人一起的，一个人太疲劳辛苦了，早安定感情上的事，有时间精力好好工作才重要。”刘芹道。

“你呢？还是那样不可改变？你这种想法要抛弃了，我们是女人，没有多少青春去耗，将来你就会体会到这些的，你到时不要后悔就是了，找个对象有这么婆婆妈妈的没完没了吗？”

我听着刘芹的这些话，还是感受她的变化了，我对自己很无趣地一笑，说道：“唉，那要怎么办呢？你们什么时候结婚？都在一起这么久了，我也听说不能和男人谈朋友谈得太久，谈久了男的就没兴趣了。”